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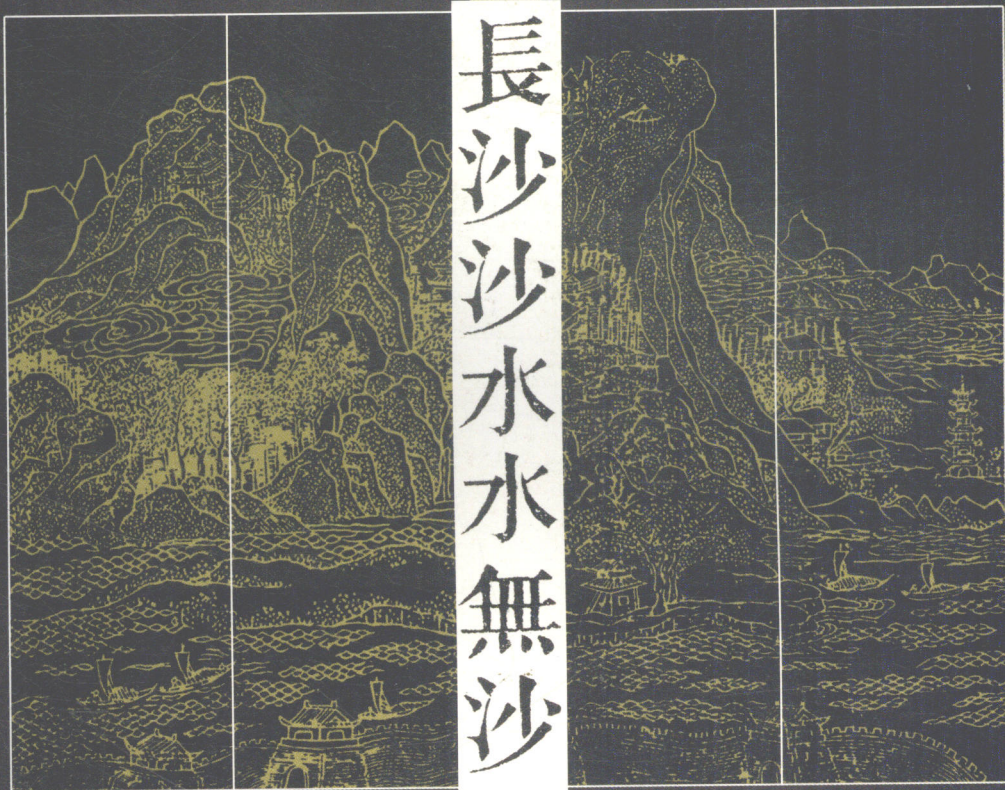
城市文化丛书

長沙水無沙

彭国梁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城市文化丛书

彭国梁
著

长沙水无沙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沙沙水水无沙/ 彭国梁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
(城市文化丛书)
ISBN 978-7-81101-541-6/K · 39

I. 长... II. 彭... III. 文化史—长沙市 IV. K29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61813号

书 名 长沙沙水水无沙
作 者 彭国梁
策 划 朱赢椿
责任编辑 高朝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邮编210097)
电 话 (025) 83598612, 83598412, 83598312, 83598059 (传真)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 - mail nspzbb@njnu.edu.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8千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1101-541-6/K · 39
定 价 29.00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一位朋友,每次出差归来,一出黄花机场,便发感叹:“终于回来了,还是长沙好啊!”或问:“哪里好?”他说:“先不讲别的,你往窗外看看,连空气都是绿的;你再闻闻,这种长沙味道的香,都是天然氧吧里飘出来的。”也许,这位朋友落入了那种“人人都说家乡好”的俗套,但他所说的“绿”却是一点都没夸张,长沙目前的植被覆盖率在全国无疑地名列前茅。

长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将“山、水、洲、城”四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山:岳麓山。水:湘江。洲:水陆洲,又名橘洲。城,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有研究城市的专家评价,在中国的城

市中,能将山、水、洲、城这四个字融合得如此之完美的,非长沙莫属。

长沙的马王堆汉墓,真是奇迹。一个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老太太,其安详的睡态仿佛她昨天刚刚闭眼,而今随时都会醒来。用手按一按,所有的肌肤都有弹性。从这座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之丰富之珍贵,是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看看那彩绘帛画、那朱红罗绮绵袍、那素纱禅衣、那绢裙,再看看那云纹漆钟、凤纹漆盒、彩绘陶钫以及长方形粉彩漆奁,还有帛书《老子》、帛书《周易》、帛书《十六经》,还有乐器,还有赌具,还有农产品,还有中草药,还有还有……整整一座湖南省博物馆,全因了“马王堆汉

墓”，方才占有了在当今世界无可取代的位置。

1996年，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了十余枚三国吴简，这比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现的简牍的总和还要多。经过十余年来的整理，发现这批吴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即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账籍。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诸多方面。据专家介绍，以往出土的简牍之中，有关三国记载的非常之少，因为三国战事频仍，史料的毁坏自然相当严重，因此，“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书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为了让数量如此巨大的“历史信息”得到珍藏和便于研究，长沙市天心阁的附近便新添了一座造型古朴的“简牍博物馆”。

在阿拉伯沿海，有一个勿里洞岛。1998年的某月某日，“有一位渔夫到勿里洞岛去采掘海参，无意之中脚被一堆瓷器碰到了，或者说，是他的脚鬼使神差地踩到了一堆瓷器。好了，渔夫脚就这么一踩，便踩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这事件便是轰动世界的“黑石号沉船”被打捞了出来。这只船从中国的唐

朝驶来，在勿里洞岛附近的海底打了个盹，醒来海水依然蔚蓝着，而船上的六万七千余件宝贝，件件都成了难以估价的历史文物。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六万七千余件宝贝中，居然有五万六千五百余件系长沙铜官窑中的瓷器。据三十多年来一直沉迷于长沙窑研究的萧湘先生说：长沙窑在中国的陶瓷史上，至少有四点是很值得一提的。其一：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其二，长沙窑也是中国瓷器上出现铜红釉彩的发祥地；其三，用诗书画同时装饰瓷器的，长沙窑可称得上中国第一窑；其四，在中国所有的外销瓷中，以诗书画同时装饰的，长沙窑依然可称为中国第一窑。就是这位萧湘先生，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唐诗的弃儿》，该书收录了长沙窑瓷器上的诗一百多首。这一百多首“唐诗的弃儿”现在都已收入到中华书局重版的《全唐诗》之中去了，也算是有了一种大团圆的结局。

中国有四大名绣，长沙的湘绣便是一绣。

中国有四大名亭，长沙的爱晚亭便是一亭。

中国有四大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稳列榜首。

中国有八大菜系，长沙的湘菜位居其中。

长沙是屈、贾之乡。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便是为了纪念在汨罗江为深爱着的祖国而纵身一跃的屈原。长沙的岳麓山下，曾有屈子祠，毁灭于日军侵华期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贾太傅寺位于长沙太平街，两千多年来，时毁时建。现在的贾谊古宅，比起秋瑾女士当年游玩时的“贾傅宅”来，自然是有模有样得多了。

长沙有个朱张渡。中国理学的鼎盛时期，便是朱熹和张栻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来回讲座的时期。

曾国藩等在长沙创立湘军，让行将灭亡的晚清又苟延残喘了好多年。

长沙。长沙。长沙。长沙是永远都说不完的。

当我接受了王稼句和薛冰二兄的重托，拟写这本与长沙文化相关的书后，我就想，我决不从“宏大叙事”入手，我得把口子尽量地开得小一些。有意思的是，当时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表在湖南《群众艺术》上的一则“莲花闹”，名为《新旧南门口》，作者是李子科。其中有一段：“提起过去的南门口，冒事莫往那里走。几条小小麻石街，破烂摊子两边排。偷扒拐骗无人管，乌烟瘴气真混乱。茶楼酒店把门开，桌子摆到街上来。人又多，路又窄，清早

挤得到断黑。劳动人民难谋生，恶棍把头成了群。反动党团十多个，地痞流氓当头目。城南镇上杨明虎，就是一只坐山虎。后背站着都森严，群众称为南霸天。西湘党，他为头，南门抓在他手头。手下党徒百多个，都是一班教脑壳。”莲花闹很长，说的都是民国时期长沙城里的故事。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长沙。人物。有名的人物。人物太多，那就写与文学相关的人物。秋瑾、叶德辉、谢冰莹、郭沫若、田汉、王鲁彦、赵景深、林徽因、严怪愚等等。有的本就是长沙人，有的是某个时段在长沙。他们有文章留下来，有深深浅浅的足迹，有这样那样的传说。长沙因此而生动，而有着人文的气息。忽然又想起郭嵩焘的一幅从湘潭至武汉的“路程联”：

湘潭开船望昭山、兴马、鹅洲、白水湾、枯石、猴（子）石、南湖巷、西湖桥上石栏杆；

长沙一站到铜官、鸭栏、茅埠、石头关、嘉鱼、排洲、金口驿、黄鹤楼中吹玉笛。

长沙在湘潭和武汉之间，猴子石、南湖巷、西湖桥、铜官等都是长沙的大地名。还有一幅非常有趣的长沙街名联：

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头走马；

南正街、北正街、府正街、县正街，南北府县都正街，街上登龙（隆）。

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尽量地钩沉出一些新的史料，对，就这么着。于是，我这《长沙沙水水无沙》便有了现在的模样。

怎么会想起用“长沙沙水水无沙”作书名呢？一是该套城市文化丛书有着统一的体例，都是七字书名。其二，长沙白沙井有一名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湖南有“三湘四水”之称，四水大都知道：湘、资、沅、澧，而三湘，能准确说出来的就不多了。其实，清代的经学家、教育家王文清的《湘水记》，开篇便是：“潇湘、蒸湘、沅湘，三水皆纬流，而经之者湘水也。湘源出阳朔，至永州，潇水如焉，曰潇湘；至衡州，蒸水来会，曰蒸湘；卒与沅水合于沅江，曰沅

湘。此三湘之所由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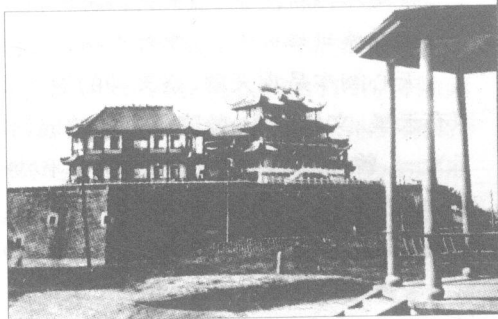
长沙，有一条湘江从城中穿过，这实在是长沙城的福。湘江让整个的长沙古城都富有了灵气和智慧。长沙前几任政府描绘长沙的远景：一江两岸、西文东市、六桥三环。现在湘江上的六座大桥一座比一座巍峨，三条绕城环线也已畅通无阻。因此，我以为，用“长沙沙水水无沙”七字作书名，无论身在何处的长沙人见了都会感到亲切的。当然，我更希望更多的非长沙人都来喝一喝长沙水。喝了长沙水，其前程无量是肯定的。我们通常说南下、北上，而湘江水是向北流的。你想想，长沙的水都是向上流的，那长沙城怎么会不永远地充满着生气和活力？

长沙沙水水无沙

目 录

序	〇〇一	谢冰莹笔下的长沙风景	一五七
天心阁	〇〇一	爱晚亭	一六〇
岳麓书院	〇一三	青枫峡	一六二
梨梨镇上陶公庙	〇二三	昆涛亭	一六四
碧浪湖	〇三三	云麓宫	一六九
浩园	〇四一	青山有幸	一七三
捞刀河	〇四九	古稻田	一八〇
白沙井	〇五三	妙高峰	一八三
铜官镇	〇五七	大椿桥	一八九
长沙李合盛	〇六五	田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九三
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	〇六九		

抗战初期的《文学月刊》	〇七九	母亲的话	一九六
长沙竹枝词	〇八九	月湖堤	二〇〇
秋瑾：今朝依上定王台	〇九九	抗战日报	二〇五
坡子街上叶德辉	一〇九	郭沫若：值得留念的长沙	二〇九
王鲁彦：浏阳门外看杀人	一二五	胡萍：从远东咖啡店升起明星	二一九
赵景深：湘流作师应无悔	一三三	严怪愚：怪笔慈悲画长沙	二二七
林徽因：火车站旁遭空袭	一四三	报界先驱名记者	二二七
		大街小巷风俗画	二二七
		社会底层众生相	二二九
		后记	二四五



长沙的天心阁，建立在古城墙上，于1938年焚毁。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
水陆洲，洲停舟，舟行舟不行。

这一地名谐音联，不知为谁所作，但一直在长沙流传着。抗战前，曾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和湖南大学校长的黄士衡也曾为天心阁题过一副颇为人传诵的长联，联曰：



“文夕大火”前的天心阁侧面图

高阁逼诸天，且看那洞庭月，潇湘雨，衡岳烟云，十万户棋布星罗，到此一开眼界；

江山留胜迹，最难忘屈子骚，贾生策，朱张性理，数千年声名文物，有谁再续心传。

天心阁是古城长沙的标志，位于古城东南的城墙之上。这里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站在天心阁上，城郭一览无余。天心阁最早建于明代是无疑的，因为天心阁的古城墙系明代洪武年间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所筑，在他之前，曾有土墙，是在他的治下才改为石基砖砌的。但建天心阁具体年月则不可考。今发现与天心阁相关的记载最早的是明万历 41 年，即公元 1613 年善化县知县唐源的一段话，他是在《分地方申详》中谈到善化县在长沙城的辖地范围时说的：“善化所辖城内地止一铺、二铺、三铺，不过自

县治北抵织机巷，南抵天星阁，东抵王府稻田，西抵三府大街而已。”天星阁即天心阁。

此外，明末善化廪生俞仪所作的《天心阁眺望》一诗，也被专家认为是至今为止发现的除唐源《分地方申详》之外最早记载天心阁的文字，其诗曰：

楼高浑似踏虚空，四面云山屏障同。

指点潭州好风景，万家灯火图画中。

天心阁本是观天象、祭天神的地方，原有天星、文昌二阁，乾隆年间重修时合二为一。曾任过《四库全书》总阅官和湖南学政的清代著名学者李汪度在《重修天心阁记》中写道：

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青乌家所云：“巽龙入脊，文治之祥也！”冈形演迤，遥与岳麓对，上建天心、文昌二阁以振其势，后乃额天心于文昌而省其一焉。阁后下瞰平畴，稻畴鳞次。左右凝睇，则澄波环绕，沙岸参差，帆影樯风，与黛色烟鬟，如列户牖，盖极城南之胜概萃于斯阁。而位置适当书院之左，人文之胜所自来欤。其创建不知所始。

李汪度“记”中所言“书院”，即清乾隆年间所迁建的城南书院。乾隆十年，杨锡绂来湘任巡抚。他一下车，就到岳麓书院视察，但他发现岳麓书院的学生寥寥无几，怎么回事呢？一打听，原来是岳麓书院离城十余里，中间又隔着湘江，春

夏经常涨水，稍有风涛，学生们就不敢过河。归来后杨巡抚便查找相关的资料，哦，长沙在宋代曾有一个城南书院，为张栻的父亲张浚所建，在妙高峰上，朱熹和张栻两夫子讲学长沙时，或岳麓，或城南，他们往来上下船的地方还名之曰朱张渡。可惜后来城南书院废了，旧址上建成了一座庙，“朱张两大儒往来讲学之地，存其一而湮其一，固湖湘都会一大缺陷事”。于是，杨巡抚四处打听，得知天心阁下有一空着的都司衙门，地势颇高，和岳麓书院遥遥相望，将其改为书院那是再适合不过了。说干就干，从筹集资金到改建完工，也就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八十余间教室，规模不算小了。而且，尽量

地仿照岳麓书院的旧制。比如在讲堂之上悬挂御书匾额，再在校舍旁建文庙和御书楼，以及朱张二先生祠等。其后，这城南书院又有过几次修缮，直至道光二年，巡抚左辅觉得这城南书院与善化县治相隔太近，且市声嘈杂，对学子的静修很有影响。于是，又将城南书院搬迁到了六百年前的老地方妙高峰。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搬走后，李抱一先生在《湖南省城古迹今释》中记载：“道光十五年，巡抚裕泰，因为飞蝗入境，乃就天心阁下城南书院旧址，建立刘猛将军庙，俗称蝗虫庙。”刘猛将军，即元指挥使刘承忠，世称猛将军。元朝亡国之时，承忠投河自尽。传说他投河之后就成了神仙，能



“文夕大火”前的天心阁外景



郭崑焘画像，长沙萧税霖敬摹，像载《云卧山庄诗集》。

驱蝗虫。清雍正年间，将其列入祀典。至光绪年间，此处又改成了湘水校经堂，有清末著名方志学家陈运溶先生《登天心阁怀古》一诗

为证：

天心阁亦鲁灵光，俯看郊原暗自伤。

岳麓城南无觅处，莫言湘水校经堂。

天心阁下，有一墓曰张烈妇墓。墓主张氏系楚北兴国人，与邻里李青照婚后生有一子，已六岁，名双喜。因家贫，便去帮一候补县令当佣人。候补县令到云南赴任，李青照带着妻儿跟随前往。一路上，那候补县令见张氏貌美，便起色心，一有机会，便行调戏。张氏与丈夫商量，当他们到了长沙，船泊小西门时，他们便找了个空隙偷偷逃走。谁知刚逃出不远，李青照说忘了拿行李，于是，便要妻儿稍等，自己转将回去。然后，就在这时，张氏母子遇上了歹徒。善化县衙役饶大和他几个酒肉兄弟，见张氏便起骗财骗色之心，花言巧语把张氏母子骗到一客栈，又

说要帮她去找丈夫。饶大等见到李青照，又用诡计索要一信物，说是去帮他寻妻寻子。就这样，饶大等将他们夫妻骗来骗去。最后饶大对张氏说，李青照去取行李时，被主家发现，便急忙逃往河西，正逢他们路过，便将信物给了他们，请他们帮忙叫上张氏母子赶忙至河西会合。张氏信以为真，便跟着饶大等乘船过河，谁知船一离岸，饶大就开始动手动脚。张氏知道上当，挣扎亦是徒劳，便心一横，跳入湘江之中。饶大一见慌了手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张氏之子双喜也扔进了河中。之后李青照得知妻儿都已葬身湘江，痛不欲生，便一绳子上吊了。其时，有一位叫王智信的保正，用三口棺木将他们一家三口葬在了天心阁下。饶大等四个凶手也被官府正法了。这是清嘉庆十三年十一月的事。三座坟，左为李青照，右为双喜，中为张氏。后有人觉得像张氏这样的女子是应该作为烈妇进行表彰的，于是，到了同治12年，张氏之坟就成了张烈妇墓，还竖了碑。碑文所记大致与上所述相同。

到了民国十七年，因为修环城马路的缘故，张烈妇墓又被移到了路的右边，且一直是华表高耸，供人凭吊。我不知凭吊者都作何感想。现在事隔张烈妇跳河已两百多年了，我们要是冷静地想想，当时张氏那一跳，便跳去了七条人命。要是

她具有一点现代的意识，在命与贞节之中先保命，然后再想法追凶，那么七条人命都可保住，凶犯也将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张氏有选择跳河的权利，但如果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榜样，这就可悲了。遗憾的是，百年之后，我们的媒体还经常地为张烈妇李烈妇竖着华表，而将人的生命看得比鸿毛还轻。

天心阁下，还有一儿童健康公园，就在国耻纪念亭的侧边。1937年的儿童节，时任《力报》记者的严怪愚先生写过一篇《儿童健康公园速写》，他说：“当你从城南马路右边一线蜿蜒的石级上来，游罢了天心的西轩东轩以后，眼珠就可以看到几个惊心触目的大字——国耻纪念亭——竖立在往日炮台的旧址，一块石刻的地图，破碎了大好的炎黄古图。在那里，有些人流过泪，有些

人擦过掌，有些人拍过胸，有些人要以饮血誓雪国耻。可是‘勒马西山高处望，雄关何处是长城’，破碎河山，依然如昔，天下第一关外，有谁能够收复失地呢？所以这座国耻纪念亭，不知何时能够把它推翻，洗刷地图上的那些耻辱，这还是个幻梦。”这座国耻纪念亭，是为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而建的。这一天，日本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人民，连国民党和外交人员也被杀害，并同时将济南

占领了。惨案发生后，举国愤怒。据《湖南省志》载：1928年5月12日，湘江日舰上的水兵登陆游行，向长沙人民示威，激起长沙人民的激愤。5月21日，湖南人民反日外交后援正式组成，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并抵制日货，对日进行经济绝交。

严怪愚在文中写道：“在长沙，建筑专门为儿童游戏场的，就只有城南这一个。里



清代天心阁附近的薰风亭

面填了几个石围，栽着些七里香、洋芭蕉、金丝球等类的花草，两条水泥道路，直达左角的梭板处与右角的秋千架。”在这儿童公园的西北高岗，还有一休息处，叫“薰风亭”。亭内有一篇长沙市第一任市长何元文（1932年，长沙市政府成立，何元文任市长）的《薰风亭记》，两旁还有一副对联：

何云童子无知，但看攘往熙来，尽是真活泼；

须识后生可畏，等待名成业就，毋忘园里嬉游。

每天，总有几十个儿童在那里无忧无虑地玩耍着，坐滑梯，荡秋千，还有摇篮、轩轻板、吊棒什么的。你坐在薰风亭中，看着那些儿童的天真与无邪，大概就免不了要心生羡慕的。只是偌大的长沙，像这样的儿童公园怎么能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呢？

天心阁自建阁以来，一直为官民所重，历朝历代都有修葺。李汪度所撰《重修天心阁记》，记的是乾隆甲午即1774年的事，其时觉罗敦福出任湖南布政使。他一上任，先修岳麓书院，后修城南书院，天心阁在他的任上也进行了重修。觉罗敦福任布政使三年，后又任湖南巡抚。李汪度的《重修天心阁记》，是觉罗敦福任湖南巡抚时写的。到了咸丰二年，湖南巡抚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浑世临接替

湖南巡抚，又将天心阁重修。郭嵩焘之弟郭崑焘系清代学者，在同治年间，曾在毛鸿宾、浑世临、刘崐等任湖南巡抚时，被延入幕府，参赞军机，办理饷需。天心阁重修后，他曾撰有《修天心阁记》，并刻之于碑。其文曰：

天心阁当省城东南最高处，所以察灾祥时观游也。岁久就圯。咸丰十一年，历城毛公来抚湖南，以城恶不足资守御，檄守城兵勇，自东迤南而西，次第修葺。同治二年，毛公擢督广州，阳湖谭公继之，即察城瓮、谯楼之侈者弛者，彻而更新。于是，度地阁前，垒石而上，视广制扩七尺有奇，支椽其间，崇五丈，广倍之，舒其外为行廊，缭以扶栏。同治四年四月，今中丞合肥李公履任，越五月迨工。凡先后糜榷钱十五万缗。鸠工者湘乡赵焕联、李光燦；庀材者长沙丁敏忠、萧锡畴，湘乡成果道；记其实而书之石者湘阴郭崑焘也。

民国十三年，天心阁辟为公园，在阁的左右两边各建一轩，覆以黄瓦，远远望去，如鸟张翼，颇为壮观。又在天心阁下修一条天心游路，将蔡公坟、老龙潭、妙高峰、大椿桥几处景点连成一线。然而，1938年文夕大火冲天一炬，天心阁及其附属建筑化为瓦砾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再次重修，才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重现辉煌。

天心阁系长沙古城的象征，许多历史事件自然也就与它相牵相连着。比如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兵攻打长沙，到了天心阁下，却寸步难进。其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命人将北门铁佛寺内的一尊铁佛铸成了两门大炮，并将其命名为“红毛

了几个大缺口，四五丈、七八丈不等。此时，正在巡抚幕府的左宗棠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长沙市民凡向其缺口抛石一块者，赏钱一千文。于是，大小石块从城内各处汇集天心阁，不但很快将缺口填满，而且还用砖头砸死砸伤太平军无数。据



明代天心阁

大将军”。在抵抗太平军的进攻中，这两门大炮立下了战功，萧朝贵便是被“红毛大将军”炸死的。萧朝贵死后，太平军下死决心要把天心阁下的城墙炸掉，在他们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南城墙被炸开

史载，长沙城是太平军入湘以来唯一没有攻破的城池。

1898年，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的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也经常把天心阁作为集合的场所。1905年，中国同盟会湖

南分会成立，其机关办事处便设在天心阁的三楼。此后，还有一些与军事相关的重要会议，也时常在天心阁召开。天心阁，见证了太多的潮涨潮落，历史烟云。特别是1938年的长沙大火之后，国民政府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跟随蒋介石登上天心阁的废墟，整个长沙一片烟尘尽收眼底，万千感慨却又不知如何向长沙的父老乡亲交代。随后，周恩来便召集郭沫若、田汉等政治部第三厅人员一百余人集会天心阁，周恩来发表讲话，说：“这一切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要把仇恨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振作精神，重建家园。”当然，他当时也提出了要“惩办肇事祸首”。

还有，日军从1939年至1941年，有三次大规模的进犯长沙，天心阁每次都是我军防御的主要阵地。

天心阁是长沙地势最高的地方，因此，九月重阳来此登高的文人墨客之多也就是当然的了。曾在城南书院当过七年山长的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三十三岁那年从浙江回湘参加乡试，在重阳那天，曾和友人登天心阁，有诗题为《辛卯重阳，在长沙登天心阁，步游城外，归观邓子与陈乃锡先生诗墨，即与子敬别，兼呈沈栗翁、邓湘翁、杨紫卿、陈尧农》，其中开篇诗云：

寒波一夜生清湘，天意引客探重阳。

离思着人不可谢，有似万木槭槭含新霜。

同人试登最高顶，一气直上如翱翔。

南望斑竹吾所乡，北来雁书不得将。

为君东指海云外，青山影尽连空巷。

……

站在天心阁上举目四望，然后指点江山。何绍基是零陵道州人，在他的家乡有一种斑竹，故有“南望斑竹吾所乡”之句。

又，曾随曾国藩办团练，升兵部、礼部左侍郎、首任出使英国兼驻法公使的郭嵩焘，也曾于某年重阳与友人到天心阁登高，并题有《九日邀同吴南屏、张子恒等登定王台天心阁归饮养知书屋》：

二十四年无此会，白头携酒话重阳。

风流十客八登阁，老病三秋一举觞。

坏草遗台今日梦，杖藜簪鬓少年狂。

黄花迟暮诗翁健，胜事招寻到草堂。

诗题中的养知书屋系郭嵩焘在长沙的两处公馆之一，在原贡院旁，现在的六堆子处。他还有一处公馆在今寿星街，称玉池别墅。只是这两处公馆早就找不到痕迹了。

到天心阁登高，当然无须都在九月九。人在愁肠百结、情绪压抑之时，若登高是能有所缓解的；人在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若登高则更能精神陡长，豪气倍